



中学生

第二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學生. 第二編: 全 18 冊 / 《中學生》雜誌社編.

—上海: 上海書店出版社, 2017. 7

(民國期刊集成)

ISBN 978-7-5458-1390-6

I. ①中… II. ①中… III. ①期刊—匯編—中國—民國
IV. ①Z6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6)第 299890 號

責任編輯 鄧小嬌

裝幀設計 鄺書徑

技術編輯 吳放

中學生第二編(全 18 冊)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號

www.ewen.co www.shsd.com.cn

江蘇金壇古籍印刷廠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890×1240 1/32 印張 312.375

2017 年 7 月第一版 2017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978-7-5458-1390-6/Z·51

定價: 7000.00 元

《中學生》出版前言

《中學生》是我國第一本專門為中學生創辦的綜合性刊物，1930年1月于上海創刊，由夏丏尊、葉聖陶、豐子愷、顧均正等主編，開明書店出版發行。抗戰時期遷往桂林、重慶，以戰時特刊的形式復刊，抗戰勝利後遷回上海，至1949年9月，共出版215期。

該刊以“替中學生諸君補校課的不足；供給多方的趣味與知識；指導前途；解答疑問；且作便利的發表機關”為辦刊使命，匯聚了夏丏尊、周予同、胡愈之、巴金、林語堂、陶希聖、劉薰宇、章錫琛、張天翼等一批各學科名家各本專長，對中學生和進步青年作有益指導。

《中學生》月刊每期有10萬餘言，內容穩定、豐富，開辟了多個欄目，如“科學零拾”“世界情報”“文化消息”“中學生的出路”“質疑與解答”“新書推薦”“英文欄”“我的中學時代”“青年文藝”等，涵蓋了各學科的知識。還借助“通信”“問題討論會”“青年論壇”“徵文”“讀者之頁”等欄目與讀者實行互動，成為大家相互討論、發表觀點的教育園地。

全面抗戰爆發後，《中學生》暫時休刊，1939年5月在桂林以戰時半月刊的形式復刊，後轉至重慶，至抗戰勝利，共出版有94期。

復刊號。這一時期囿于人力、物力、財力等艱難條件，雖內容有所壓縮，每期也有 5 萬餘言，且本着宣傳抗戰的堅定立場，在特殊的歷史時期作出了文化抗戰的重要貢獻。抗戰勝利後，《中學生》遷回創刊地上海，刊物在關注國際國內大局勢的同時，內容逐漸回歸到中學生的教育上來。

《中學生》自創刊始，立足于為廣大中學生傳授知識的教育本位，歷經動蕩堅持不懈，陪伴了幾代中學生的成長。其先進的思想內容、豐富的科學文化知識、平實的寫作風格，深受歡迎，被廣大讀者視為良師益友，在我國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影響和地位。通過《中學生》，還可以觀照民國時期中學教育的面貌，了解、感知民國時期教育界先進知識分子先進教育理念的樹立，以及中學各基礎學科在教育教學上的探索，是一份極其重要的教育學術資源。

為保存這份珍貴的歷史資料，本社與上海圖書館通力合作，經廣為搜取，終於使原收藏殘缺不全的《中學生》成為全璧。現按原貌予以重印，依原刊年份和篇幅分訂三編，第一編：第 1—40 期（1930.1 至 1933.12）；第二編：第 41—76 期（1934.1 至 1937.6）；第三編：戰時復刊後第 1—94 期，及抗戰勝利後總數第 171—215 期（1939.5 至 1949.9）。三編共 50 冊，統一 32 開精裝呈現，並附三編總目錄一冊，期能為教育界、學界研究提供有益參考。



第二編

第四十一期至第四十二期
(1934 年 1 月 — 1934 年 2 月)

上海書店出版社

中學生

中國現勢特輯

1934
41

開明青年叢書

青

年

與

生

活

金仲華著

實價
四角
五分

本書用談話體裁，討論青年生活的各方面。所有青年生活中之各項重要問題，如教育、勞動、科學、政治、戰爭、運動、性育等等，都經作者加以詳細的分析，指示青年以認識和應付的途徑。各篇引述歐美青年生活的情形頗多，饒有趣味。

開明書店
印行

教育部編

中國教育法

中國教育現

中國教育統

中國教育文

學校 教育團體

教育行政機關

圖書館 教育家

均

卷

頭

言



恭祝快樂

新年在中年以上的人是易起感傷的，從來文人在新年所作的詩詞如「元旦書懷」「新年雜感」之類，都不免帶有「時不我與」「歲月如流」的愁情。小孩逢新年最快樂，巴不得新年快到，在小孩，新年是成長的里程，他們的歡迎新年，實由於無意識的成長的欲望，並非只爲了新年可以着新衣喫糖果。

在快到二十歲的中學生諸君，對於新年的感想是怎樣用折中的說法來講，當然是愁情與快樂兼而有之的了。可樂的是不久中學校就要畢業，不久就可升級，不久就可把某學科修畢……可愁的是：年齡一年增大一年，自己的出路問題一年急迫一年，家庭對於自己負擔能力一年不如一年……如果我的推想不錯，諸君當這新年，除了幾個有特別情形的以外，正在樂與愁交織的情緒之中了。國難正亟，內戰又將難免，加以農村破產，百業凋零，全民族奄奄待斃，諸君在此環境之下，愁多於樂，是當然的事。不，諸君之中的大多數，也許只感

到愁不感到樂，也未可知！

但愁思是無益於事而且可以害事的，快樂才是青年可歡迎的氣象，至少須於愁思以外還有快樂。國家社會現狀糟到如此，自有責任者在，無論任何巧辯的人，也決不能諉過於未滿二十歲的中學生諸君身上。諸君對於國家社會的糟象，該憤恨，該留意，該豫籌挽救的方法，卻萬不可一味地愁。對於自己的將來，該豫備，該奮鬥，也萬不可一味地愁。

世界日地在變，變好變壞，既不一其說，也不得而知。諸君是要在未來的世界生活的，不可不早事豫備。未來的世界是個怎麼樣，生活上需要何種本領，原不敢豫言，但有幾件根本的資格，如壯健的體力，團體的合羣力，明確的思考力，刻苦的忍耐力，敏捷的應對力，豐富的想像力……是無論任何職業任何世界都必要的。不論你去作工、行商、或做官都用得着。不論一九三六年世界大戰不大戰，國內目前內戰不內戰，都用得着。

當此新年，「恭祝快樂！」諸君須快樂，才能鍛鍊自己，豫備將來。無謂的愁思，是足損諸君的元氣，為諸君之害的。

(默之)

明瞭中國的現勢

在西方的古代歷史中，有一種所謂 Gerontocracy 的政制，照意譯可以稱為「老人政治。」這

種政制的主要意義，就是以爲國家大政應由老年人去管理，而青年祇應注意於自己的修身的事情。在中國古時，或許也有過同樣的制度，雖然沒有類乎這樣的名稱；我們祇要看歷代的帝王雖然因爲世襲的關係而有年紀很輕的，但是掌權的大臣卻大部分是老年的。然而，隨着時代的推進，這種「老人政治」的制度似乎已經逐漸地成爲歷史上的陳跡了。在大部分的現代國家中，選舉的合法年齡定得很低，青年於離開學校的時期差不多就和國家大政發生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學校的課程中對於國家的狀況，大概總是教授得很詳盡的。我國自從政制改革以來，國勢日見危殆，青年和國家之間的關係也進至於非常密切的地步。

在民國的短短二十餘年的歷史中，我國青年對於國家的貢獻，是很值得重視的。近年來，雖然似乎有了形勢的逆轉，青年被勉勵着「埋頭讀書，不問外事」；但是青年的應該注意和研究國家的情勢，則始終沒有人能加以絕對的否認。就在去年十二月五日，天津的大公報於社論中有過這樣的話：「吾人以爲中等以上學生，無論習何科目者，皆應對於國家政治之演進，熱心注意，有理想，有信仰，人以國士自期！」這話是很誠切而且很正確的。其實，不僅是國家政治一項，其他國家經濟、文化等足以反映於政治的重要方面，都應該是青年學生的熱心注意的所在。

目前中國情勢的危殆，是每一個有意識的國民所覺悟到的。其實，這種情勢的危殆不全在於政治方面；經濟的崩潰，文化的衰沉，總之，一切事業的頹敗，對於國家都有根本上的影響。經濟文化等各

方面的崩潰頹敗常以政治的危象爲總表現，而政治的危局則更能影響於經濟文化等方面，加速其崩潰頹敗的趨勢。這種相互間的關係作用，在熱心注意於國家情勢的青年，是應當最先明瞭的。

青年們談及中國的國勢，都能說出「國難如此嚴重」的話；但要爲這句籠統的話加上詳細的註腳，則就感覺到多少的困難。例如，關於我國政治上的種種危象：政治組織的機械化，國際外交上所受列強帝國主義的牽制，軍費的侵蝕着財政，以至邊疆的毫無關防等等的行情，青年們能夠一一說出其實質的內容麼？再如關於經濟方面，都市與農村的關聯如何，民族工業所受外國資本的壓迫是到達何種的程度，還有，國產工業品在本國市場的銷售情形如何，我國農業特產在世界市場所受排擠的情形是到了怎樣的地步，青年們能一一回答出來麼？就在文化方面也有許多嚴重的問題，需要回答，例如，我國的人民本來有百分之八九十爲文盲，現在受到正式的學校教育的人有多少，學校教育是否開放給一般人民的？現在國內的大部分人民不僅感覺到食糧荒，也感覺到知識荒，那麼出版業和新聞事業等方面能否得到順利的發展，以適應這方面的需要？對於這樣問題的答案，青年們是否詳細明瞭的呢？

如果單單知道了國難的嚴重，而不瞭解或不去瞭解這種嚴重的國難在各方面所表現的具體的情形，那是很不好的。這種籠統的感覺或者給予青年以一種情緒上的暫時的激忿，到了激忿無從發洩，則青年的思想往往流於幻滅和悲觀。或者，這種籠統的認識僅僅給予青年以一種漠然的感覺，

使他們認為別有負責者在，而情勢或者會自然地轉好來的，那便是惰性的樂觀了。正如去年十一月號本誌的卷頭言中所指出的，悲觀和樂觀都不是青年應付問題的正常態度。青年所需要的是一種冷靜的頭腦與探究的精神。在感覺到國勢的瀕於危難之後，則第一步的應付態度便是保持冷靜的頭腦，探究這種危難的原因及其嚴重的程度；有了這第一步的瞭解，則在考慮救治的方法和步驟時，已經是踏在最切實的基礎上的了。

關於目前我國所遭遇的危難，已經有人開着不少救治的方案，例如，在政治上的開放政權，在軍事上的捐款救國，經濟上的提倡民族工業與復興農村，和教育上的注意生產訓練等等。對於這些現成的方案，盲目的信從，是無益的，而同樣的以冷靜的頭腦和探究的精神，明瞭其根本的意義和實際的可能性，纔是真正的需要。

常常聽見人說，「救國的責任是在青年的身上，」青年乃是我們國家的命脈；「這樣的話雖然已經被說得有些陳俗，而青年的應該重視這些話中的意義，乃是毫無疑義的事。在我們這個古老的民族中，青年是唯一的流動着的活血。糾正時代的錯誤，挽救國家的頹勢，排除民族中的淤血，這種責任確實是在於青年的身上。」

在中學求學的青年應否直接去參與國家大政，目前還沒有定論；但是在意識到國家和自身間的密切關係與將來自己所要負起的重大責任之後，則在中學的青年便應趁早把自己的能力準備

得充實，而這樣準備的最基礎的一步，便是「明瞭中國的現勢！」

(正士)

馬可尼來華

上一個月，無線電發明家意大利人馬可尼到我國來游歷，在北方訪問了北平，向南來在上海耽擱了五天，於十二日乘輪回歐洲去。當他停留在我國的期間，我國的報紙有刊布歡迎他的特刊的，政界和學術界都設宴款待他，頗為熱鬧。

無線電的發明差不多把空間的距離縮短了。所謂征服自然，這是很潑辣的一手。從前無論高山，涉大海，總覺得茫茫大地，我們人類附着在上面微小極了。但是，馬可尼在試驗無線電的時候，常發現電波環繞地球三四匝，重又回到他的耳朵邊，因此他嫌這個地球太小了，簡直不足以供他試驗之用。豈只馬可尼有這種感想呢，就是我們每天早上翻開一張報紙來看，昨天下午在世界各地發生的事件都刊載在上面了，其時我們也會想道：「地球實在不怎麼大呀，荒遠的南北極，在那一面的美洲，差不多就是我們的前街後巷呀。」人類屢次因實際的經驗改變了空間觀念，每一次空間觀念的改變往往改變了實際生活的方式。無線電的發明以及其發明家的值得頌讚，就在乎此。

在歡迎馬可尼的文字裏，我們看到有好幾篇把馬可尼像英雄一般地推崇着；並且說，這位科學界老英雄來到我國的今日，我國還沒有一個足以和他比並的發明家同他握手，互問平生，這實在是

國家民族的莫大恥辱。

其實英雄這種人物是從來就不存在的。提起英雄，人家就會想到「赤手空拳」獨往獨來「無所憑藉」那些成語；更會想到神靈似的一個角色，他能創造出超乎奇蹟的境界來。試到歷史上去翻查，那些成功立業的人物果真是這樣的嗎？只要不戴什麼著色眼鏡，就會覺察是並不然的。一個人物所以能成功立業，自有種種事物作爲他的原因；原因具備，再加上努力，然後功成而業立。倘若並無作爲原因的事物，那就根本無從去努力；除非在童話或者神話裏，事實上那裏會有成功立業的可能呢？科學發明的原因在乎經驗的積集。許多經驗積集到某種程度，有一個人覺察了這中間的諸般關係，試驗之後，果然如是；於是一種新發明成功了，這個人便是發明家。爲什麼別人覺察不出來而他覺察得出來？自然是他的心思能力用得比別人專精，可以佩服；但是，把他推崇得過了分，認爲創造奇蹟的英雄，而忘記了他的成功是根據積集着的許多經驗而來的，這樣的眼光未免太短淺了。這次馬可尼到我國來，有一個僑居我國的電學專家叫做晏安良的特撰一篇文章，論馬可尼的成功，篇末有一節道：「一個科學家成功一種發明，必須憑藉他的前驅者給他留下的產業。因此，他的成功應一部分歸功於供給他工具的人。他的榮譽只不過在人類的科學建設上增加了一塊柱石而已。」這表示對於一個發明家的正當觀念。發明家決不是什麼創造奇蹟的英雄。

再說我國沒有一個足以和馬可尼比並的發明家，這是當然的事，如果有了，那倒是奇蹟了。要說

這是恥辱，原也可以。然而歷史如此，有什麼法子呢？歷代的政治經濟規定了傳統的教育方式，那種教育方式是叫一些人儘在古籍裏頭打滾，儘在「古聖呀，先王呀，風雲月露呀，歎老嗟卑呀」這些上面做工夫，和所謂探究自然的祕奧卻是絕緣的。自從興辦了學校，功課裏頭有所謂自然科了，然而這立即成爲新的古籍，只預備作爲考分數之用。最重要的還是「英」「國」「算」；而「算」也是陪客，只有「英」可以作買辦，「國」繼承古籍的系統，是真正蒙一般人青眼的兩大部門。在這樣的教育方式之下，學生除了教科書不接觸關於自然科的知識，除了在教室裏看戲法不碰見試驗的器械。難道袖着手，對着牆壁呆看，會發明什麼物理學的定律，化學的方程式的嗎？教育不會獨自改頭換面的，要到政治經濟都改變了以後，他才以另一種方式出現。那時候，我國人感覺迫切的需要了，對於人類的科學建設也要增加幾塊柱石上去，這才或許會產生幾個發明家吧。

許多種的發明，價值原是平等的。所謂重大發明，乃就其影響到人類的物質生活、精神生活而言；影響大，造福於人類者廣，便是重大發明。這全視人類怎樣去利用了，發明的本身是不負責任的。就無線電來說，傳遞消息，運輸知識，差不多將茫茫大地縮到像一間房間那麼大小，這是何等的價值。然而，如果用來供荒唐的宣傳，無聊的娛樂，那就不如不要利用這宗發明好得多了。這回馬可尼到上海，聽見滿街的收音機裏放送出來的怪聲怪氣的彈詞、申曲，以及沒有一家不是頂好頂便宜的商店廣告。他也許會爽然若失吧。

(秉丞)